



魯迅公子周海粟回憶童年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。

是魯迅生前住過的那一幢，是否如此，尚待證實。

霞飛坊當時在霞飛路(今淮海中路)。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

這一排房屋，在二十世紀後期，算是許多

建築物末梢當時住在大陸新村十號，許多

文化人常到他家裏來，請益，據說這十號就

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

。

童年的文章，提到阿花(許廣平)

。

她倆先是帶領他的

一九四六年左右，友人偶然帶我同去拜訪許

廣平。她當時叫女傭

阿花是居住上

海關北區雲里弄期

紅口大陸新村後，因為阿花年輕不憤

海嬰受了風寒，文氣管炎為支氣

管哮喘，請了年紀較大的奶奶來，這

時，作者已能記事，所以對她的描述

更加真切感人。許廣平後年老辭退

，是周家再遷至法租界霞飛坊初期。

文章正在《人民日報》連載，看

到的是開頭兩篇。

回憶童年之作，談到保姆是很自

然的。但作者據有真實的情懷，同情

這些農村婦女，以平等相待，而絲毫

不以一小少爺「自居」，所以寫道來

，更增添了一份可貴的人情味。

景泰里我不熟悉。大陸新村在上

海北四路底、施高塔路，是市區的北端。